

辛壬春秋

壬士珍題



辛壬春秋

拙園鄧毓怡題



辛壬春秋序

王樹枏

國家大局不能積久而不變而損益因革之故亦遂因
天時人事爲轉移而轉移之權又往往在下而不在上
其始創自一二人之學術而遞推遞衍其說旣深中乎
人心而不可易其事遂寢成爲國俗而不自知今國家
之變亟矣獨治共治之制當日不過盧梭孟德斯鳩之
立說著書自鳴其學術之所在而此百數十年之間其
說之西被東漸者風馳電激遂徧環瀛而狂易不學之
子不知周召共和爲何事旣妄爲它比而又附會孔子
大同之說以誣聖者誣國家不知大同者堯舜中天之

盛治小康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遺規孔子備陳兩制以備後王取法此乃帝王升降自然之數初無所謂抑揚褒貶於其間故後世專制之主不得託詞三代以濟其私而今之所謂民主者更不能藉口唐虞以淆其實六經者聖人經世之書經術不明則君子本其學以造世者小人反假其學以亂世此則可爲痛心疾首者也我國自三代以還君主之制四千年餘矣其政體旣異於泰西其民復安於習尙乃厯二十餘代帝王之成局竟變易於二三少年喜事之徒奮臂一呼四方瓦解烏虜何亡之忽也是豈人事之多悞而禍由自取

與抑九世復仇之說果合於春秋之義與或者運會之所趨天與人相媾而其數有不可逃者與革命之事兆於數十年以前而成於一二年之後閱時無幾而人事之紛拏全國之糜沸千端萬緒聞見異辭未聞有彙輯一書以垂世者行唐尙節之先生慮其久而益失真也乃竭十餘年之力詳諮精擇以成一代之信史名曰辛壬春秋蓋專記辛亥壬子兩年革命之事間有敘及癸丑年者則全國統一之本末也是書分省隸事各自爲篇其有大事不能分繫於各篇者則組之於大政紀中其繁而要者則列之於表以備後人之詳考文成而法

立詞簡而事賅後之讀是書者苟反復於獨治共治兩
制之是非禍福而善變焉則亦千秋得失之林也

辛壬春秋序

學問之道莫不有賴於文而史爲尤甚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必澤於文也久矣夫世變紛則人才勝中國古今之變多矣而獨春秋戰國兩漢三國之際赫赫在人耳目他若前後五代羌胡之割據李唐趙宋朱明之勃興乃若存若亡不復悉煩睹記豈必人才之遠遜無亦左史班范之文章瑰奇特出有非後世所能企及者歟世運日降人之德行才能誠不足尙論於古至於怪奇駭譎之端機巧變詐之習則後世所遭蓋有百倍曩初者誠得挈海挾山之筆窮形極態一一記而傳之恐

序
盲左腐遷之所記尙未足擬似萬一也然則史學不昌
抑亦人文之不振耳革命議起近在二十年間至辛壬
之際豪傑暴興不旬日徧及二十行省遂乃顛覆清室
基業大定事變之大嬗代之速爲曠古所未有論者謂
其機至順不必有待於傑出之人才也雖然履霜堅冰
固非旦夕之故而各省先烈斷脰絕吭出萬死不顧以
幸底於成者亦良非易矣忽忽一紀人情已習而忘之
今試問開國之初艱難締造之成績已有不能詳言者
更閱數十百年之久欲求記載之無訛傳聞之不失實
其可得乎吾友尙君節之夙雄於文尤留意故實於開

國以來遺聞軼事搜討至勤著辛壬春秋五十二卷纂述至詳以慎其文章意氣殆欲與左史班范相爭衡可謂奇作也世之言國史者能勿有取於斯顧惜其所記止於辛壬一役此後事變之繼起者至多皆付闕如讀者不能無憾嗟乎國家之所貴者在其立國之精神耳十餘載以來戰爭之禍雖繁求其足以發揮立國之精神者要以辛壬一役爲最著然則欲觀民國之史乘舍茲編所記復何求乎此殆作者之所閔默傷懷筆欲下而遽絕者也循讀旣竟乃漫書以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三年夏六月桐城吳闔生謹撰

序

民國三年秀遯滬草中華民國開國史既刊行而於各省獨立始末付諸闕如方擬補綴未果也五年歸京晤故人尙節之先生得悉伊已著辛壬春秋省自爲篇於獨立始末特詳秀遂輟筆曰耀靈出燭火可以熄矣而先生不以秀著淺陋於南京政府國會諸篇亦多採及閱十二年而書成共五十餘卷浩矣博矣識議之深文章之美頗爲大雅閎達所稱許而秀於其有關興亡治亂之迹尤三致意焉夫清室覆亡之速民國肇興之勃固由清政不綱人心皆去亦實由起義之師一時皆有

高尙純潔之精神故能共遵天下爲公之正軌及袁氏
稱帝舉數千年遞嬗禮義廉恥之國維蕩決無餘至武
人專政又並維持人羣之一切綱紀秩序而殄夷之致
賢姦倒置是非混淆兆民顛沛百度荒蕪求如清季一
夕之苟安亦渺不可得嗚呼吾人果所恃以立國何所
依以相安乎竊讀是書不能不慨然有感也民國十三
年八月谷鍾秀序

序

趙衡

行唐尙節之紀民國始事爲辛壬春秋四十八篇夫共和行政局創五千年所未有事爲五千年所未聞此固非五千年不數見之才不能運天下於掌上亦非五千年不數見之文不足以傳載久遠外薄四海下旣万禩不泯滅也共和之名初見姬史厲雖見流諸侯爲政去王一間耳今則滿清作客而爲之主辦者眞皆編戶之民矣然先之共和厯二三千年之久又經秦火記載有缺論古者猶不肯慙置旁搜切究近有人於詩三百篇十攷得一二今民事方始手造共和之人儘在也有人

焉操筆和鉛寫從其後豈不勝他年摹擬想像之勞而
乃蕩蕩莫能名也今十三年矣政府數易國會未改極
之多言而躁治國聞者而亦吞炭若啞有箝在口也豈
吾國人之耳目蔽塞其心皆死與舉如是之奇功偉行
焯焯鑠古今格上下勝跡一任小說家言爲之備極形
容而義涉曖昧語多穢蕪啟口且羞側耳者誰此不可
以信今傳後也吾甚惜節之所紀之止於辛壬也然而
開國規模已約畧具見於此矣

評點辛壬春秋序

張鼎彝

同年友尙君節之撰辛壬春秋成輒以見示曰昔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不欲多令人知而獨與梅聖俞先讀之蓋文章之事之難言也久矣彝讀之既竟不禁矍然曰是史遷以後之創作也以今之人而有是哉天下事之近於藝者傳者不盡創而創者無弗傳屈宋之騷左馬之史皆創作也騷雖後難爲繼而無害於傳史則不但能傳並且牢籠百代而莫能易今且置騷弗論但卽史以推其或因或創之所以然昔劉知幾論史法首重辨體蓋體也者馭事之具如匠者之有規矩準繩也上

古之史只有二體曰記事體如堯典禹貢是已曰記言體如大禹謨皋陶謨誓告是已記言者固止錄其詞記事者亦僅書其要蓋上古之時人事本簡兼風尙質直在後人以爲可書者在古人謂皆可畧也春秋之末國家由一統而漸趨分裂是爲古今之一大變局變旣大則事必繁孔子作春秋專寓褒貶誅伐而不暇詳其事左氏承孔子之緒於是創爲叙事體以其仍舊編年也故亦謂之編年體西漢之初皇帝由貴族世襲變而爲平民崛起其變局又大於春秋變愈甚則事愈繁焉司馬子長氏於是復創爲紀傳體自二體出後之載筆者

分道而祖述焉自東觀記以至通鑑祖左氏體自漢書
以及明史祖司馬氏體蓋自漢以降國家有興亡而世
局無變更故史體亦因仍不改理勢然也民國肇興事
事盡翻前局昔之以一姓而掃蕩羣雄者今則合羣雄
而掊扶一姓昔之以一人而驅策寰區者今則合寰區
而委任一人橐筆其間者猶復遵循前例蹈襲舊規事
非不可行文非不可通吾恐方鑿圓柄之齟齬者多而
情事或因以不顯故論史法於今日其不能不別創一
體以與時會相乘除此又世變所趨而能文之士所宜
獨窺其祕者也尙子是作提綱以地以事而不以人一